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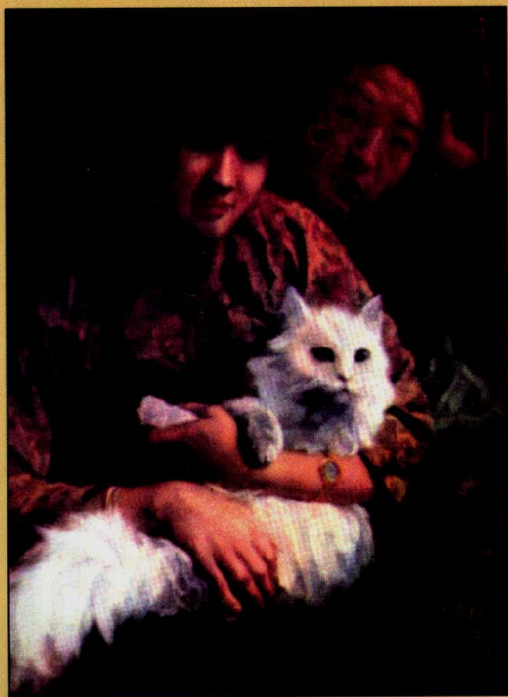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第一版出版时，《皇冠》杂志称之为“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”。

蒋碧微回忆录

蒋碧微在对待与徐悲鸿的婚姻时说：我是女人，现实环境训练了我安排生活的能力，我愿和他截长补短，同舟共济，我唯一的希望是像他那样的一块璞玉浑金，经过琢磨淬砺，将来能成为璀璨的大器。

学林出版社

蒋碧微回忆录



我以“真实”为出发点，怀着虔敬之心，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我半生的际遇。我不相信至情挚爱会有损人格尊严，会令人觉得罪恶过失。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蒋碧微回忆录 / 蒋碧微著 . — 上海 : 学林出版社 ,
2002.6

ISBN 7 - 80668 - 287 - 2

I . 蒋… II . 蒋… III . ①徐悲鸿 (1895 - 1953) -
生平事迹 ②蒋碧微 - 回忆录 IV . ①K825.72 = 7②
K828.5 =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1948 号

蒋碧微回忆录



作 者—— 蒋碧微

责任编辑—— 曹坚平

封面设计—— 早早工作室

出 版—— 学林出版社 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 : 64515005 传真 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 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
电话 : 64515012 传真 : 64844088

印 刷——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—— 787 × 960 1 / 16

印 张—— 30.5

字 数—— 57 万

版 次—— 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 8,000 册

书 号—— ISBN 7 - 80668 - 287 - 2 / I · 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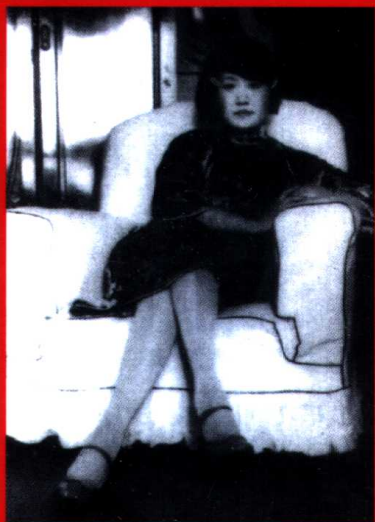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—— 38.00 元

代 序

人生是悲痛的，但是悲痛给予我很多启示，使我受到了教训，得着了经验，认清了途径，增强了勇气，而没有被它所摧毁。

二十五年来所想写的，如今总算是写成了，好坏不论，但它确是最真实的记述。由于力求真实，如果有牵累到别人的地方，还请原谅，因为这是难以避免的。





每逢我面临重大的抉择，我的思维会变得十分敏锐，理智也显得异常清澈，这是上苍的赐予，使我在悲哀伤痛的一生，始终不曾受过严重的颠坠陨越。

——蒋碧微

责任编辑：曹坚平
策划编辑：成江



一、我与徐悲鸿

我和徐悲鸿先生，都是江苏宜兴人。宜兴县城很小，城一周不过三华里多；可是它有四乡八镇，东西两汊，自古以来被称为鱼米之乡，尤其“金张渚，银湖汶”两处大镇，稻谷产量极丰，毛竹遍地都有，而张渚为最。竹制品像凉垫几椅箩筐，价廉物美，农民们的副业收入相当可观。

以宜兴砂壶和陶器来说，每年都给宜兴带来大量的财富，除砂壶外，还有日用品缸瓮坛罐，都销往各地。据说春秋时代，陶朱公范蠡就在宜兴制陶，以后到了明朝，传闻有个和尚路过宜兴某村，叫卖富贵土，村民们纷纷地对他加以嘲笑，他说：“贵土你们不想买，就买富土如何？”于是陪着几位老年人，分别到白埭、青龙、黄龙各山，指点山里产陶土的洞穴，发掘开来，但见五色灿烂，如霞似锦，从此村人用来制缸盆碗钵。

明朝正德年间，宜兴人欧子明创窑烧陶，产品越来越好。当时在县城东南四十里的金沙寺，一位不知名的和尚能制砂壶，这才是宜兴砂壶的起始；他制作砂壶的程序是抻捏细土，先做圆壶的胚胎，再挖剖中空，加上壶嘴壶柄和壶盖，然后入窑烧制，由于全系手工制造，壶上留得有手模指印。明朝学宪吴颐山先生当时恰在金沙寺读书，他有一个书僮名叫供春，偷偷摹仿老和尚的手艺，或作龙蛋，或作方形，所制砂壶烧出来呈栗色，有点像古铁，壶上不但有螺纹，还有手指手掌的腠理，显得古朴典雅，大方自然，可惜传世很少；清末民初，听说全中国只剩下两把，其中一把还是缺少了壶盖的，这种茶壶，便叫供春。想不到由于供春的一时好玩，他制作出来的茶壶竟成了稀世之珍。

和供春同时的制壶高手，有时大彬，他再创新意，朴质坚实，不求妍美，制壶时运





徐悲鸿在十四岁时的照片。

刀成字，书法很好，这是一般人所不能和他相比的。供春壶和大彬壶在宜兴砂壶中最名贵，昔人曾有诗云：“宜兴作者推供春，同时高手时大彬。”就是指的这两种名壶了。

宜兴茶壶天下闻名，而且绝少有仿制的赝品，原因是别处没有这么好的陶土。另外，它的特点是，除了能够保持茶汁的色香味外，夏天茶叶冲泡久了，还不会发霉发馊。嗜爱品茗的福建人，所用的多半是宜壶，茶泡了后，再用大碗盛滚水，将茶壶放置滚水中，让茶汁内外受热，据说这样泡出来的茶味道特别香醇。

宜兴风景以山水秀丽著称，而且附会着许多生动有趣的轶闻传说。其中，善权、张公两洞最著名。善权洞又叫善卷洞，传说帝尧驾崩，帝舜要把天下让给卷，卷说：“我逍遥天地间，心意自得，要天下干什么？”从此入善卷山遁隐，善卷的名称即由此而来。又传说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也发生在宜兴。善卷洞口有梁祝读书台，山下有祝陵庄，也叫祝家庄。宜兴到今还有黑黄两色大蝴蝶，既大且美，宜兴人叫黑蝴蝶为梁山伯，黄蝴蝶为祝英台，相传就是梁祝的化身。此外，乡人传说古时善卷洞口有红门寺，里面有花和尚广设机关，据说平江不肖生《江湖奇侠传》里的火烧红莲寺，就是以此作背景。

善卷洞深邃曲折，阔大无比，入门处两旁石壁上有青狮白象的天然形象。走进去是一片平阳，四周逐渐升高，仿佛戏院里的包厢，可以俯瞰正厅。洞里到处钟乳悬垂，玲珑剔透，尖端常见涔涔的滴水。早年没有电灯，游洞要手持火把，一路摸索。高低不平地走一小时许，路忽中断，乃见一泓池水。水中备有小船，游人乘船前进，桨橹唧唧，发出回声。传说洞内有毒蛇巨蟒，潭水深不见底，而且还远通浙江江海，的确令人有点心惊胆战。行行重行行，好不容易望到一线微光，等到船身往侧一转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原来已到了洞口，这真是一番奇妙的经历。

张公洞比善卷洞还要高大宽敞，相传张道陵曾居此求仙，张公洞的名称就是为了纪念他的。宋朝刘商亦曾仙隐于此。游人一进张公洞门，但见上不见顶，下不及底，顿觉自己的渺小。钟乳石就像瓔珞四垂，形势相当壮观。洞中黝黯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成千累万的大小蝙蝠栖息于此，吱呀怪叫，颇带点恐怖气氛。内有一处名鲫鱼背，上缘一条狭窄鸟道，才可承足；两边窄岭直泻，颇像鱼背，故有此名。胆小的游人只好手脚并用，爬过背去。俯看两侧犹如无底深谷，一旦失足，那就非常的严重了。自从京杭国道通车以后，国内寻幽采胜的人士，到这两洞来游玩的很多。

宜兴的东西二洳，其实是两座大湖。东洳在东门外，形长；西洳在西门外，形圆。

西面对铜官山,远远看去只见一片汪洋,有如浩瀚大海。沿洑风光绝佳,且可直通浙皖;商船过时,红帆如画,京杭国道有一小时许的公路旅程就沿洑而行,夹道垂杨,烟笼十里,一派江南风光。

历史上到过宜兴的,或与宜兴有过渊源的名人,实在是不可胜数。楚霸王项羽原是下相人,即今苏北宿迁附近,但当他叔父项梁杀了人后,便避仇吴中,亦即以阳羨为中心的江东地带。阳羨是宜兴的旧称,楚霸王起兵吴中,那是历史上有记载的。他带了八千子弟纵横天下,后来垓下兵败,大叫“无颜见江东父老!”确与宜兴有关。至于眉山学士苏东坡,更是在宜兴留下一株亲植的木本铁梗海棠和一则阳羨买田的佳话。东坡手植海棠现存闸口镇邵树棠先生旧宅,老干可二三抱,子根孙枝几已合为一体,海棠盛放时不知几千万朵,这可以说是东坡先生从眉山带来赠给邵先生先祖的最佳礼物。这事县志族谱都有记载。东坡居士官拜常州太守时,常到宜兴游山玩水,蛟桥石碑上所刻“晋征西将军周孝侯斩蛟之桥”,据说就是他的手笔。又宜兴蜀山宋朝以前原称独(獨)山,去犛改蜀,也是为了纪念苏东坡对宜兴的深厚情谊。谈到阳羨买田,更是历史上的著名掌故:某次苏东坡在独山一带畅游,盛赞那儿的山水幽雅,出资买田数亩、村屋一栋,预备将来告老致仕后在此耕读;当晚酒后步月,听到附近有哭泣之声,循声往寻,见一老妇悲戚不胜,上前询问,原来她儿子因为家贫而把祖屋卖了,明日迁出,便将无处容身。苏东坡问明买主就是自己,哈哈一笑,当面把卖契烧掉了。

精忠报国的岳飞,跟我们宜兴人也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掌故。南宋康王即位于南京,改元建炎。建炎四年金兀朮攻常州,宜兴县令迎接岳武穆率兵驻屯,利用宜兴的山川形势,一口气连胜六仗,把金兀朮打得败回淮西,岳飞再邀击于静安,这才奠定了南宋的偏安局面。

金兀朮兵败溃退北行时,岳将军亲率大军掩杀,赶到西洑,金兵早把湖中船舶搜劫殆尽,宋军一时无法渡过。是宜兴老百姓自告奋勇,一夜之间筑成了三百多米的一条长堤,使岳飞大军飞渡,把金军杀得血流成渠,直到现在这道长堤还叫岳堤。

宜兴县城在东西两洑之间,运河从中贯穿县城,将县城一分为二,并建有大桥三座,中间的一座名蛟桥,最高大,也最有名,传说是晋朝周处除害斩蛟的地方,现在还有“蛟桥夜月”一景。

我家住在城南,提起南门大人巷蒋家,宜兴人大概都晓得。蒋家住宅是宜兴最大的一幢房子,是我曾祖父在江西做官多年,回乡时一手建造的。合抱的栋梁柱子,还是他特地从江西选购的良材。房子一共五进,进门有门廊,两旁木架排开全副执事,包括肃静回避牌;院口有两座石马墩,三间轿厅;后面便是大厅,正中高悬匾额“诒德堂”;堂后进内宅的门,题额“吾爱吾庐”;往后三进住屋,一律是七开间的楼房,二进和三进之间有一个大花园;侧门通到另外一座院落,十几间平房,那是佣人的下处。



院子北角是后门,后门正对着学前巷文庙,一池泮水,上面架着石桥。宜兴文庙是庄严的学宫,也是有名的胜迹,鹅黄色的雕墙,占据了整条学前巷北,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大牌坊,一额“道冠古今”,一镌“德配天地”。民国以前,官民人等到此都要下马步行。

蒋家是宜兴大族,始祖汉函亭侯,传至远祖世昌公。元祖敷文公、高祖凤速公都封赠通奉人夫,那是由于曾祖父蒋诚公的功勋治绩得来。曾祖父的事迹,《宜兴县志》上有详细的记载。

蒋诚公,字致斋,清咸丰初年因为作战立功,选授江西临江府樟树镇照磨。他把地方上治理得很好。当地有一条长堤,屏障清江下乡和丰城上乡的山水。清江上乡水流壅塞,常有灾害,因此两乡乡民年年械斗,打官司,不知冤枉死了多少人命,把附近一带闹得民穷财尽。曾祖父亲自勘察河道,增筑堤闸,将争执多年的水利问题彻底解决;同时他又选拔当地的壮丁,编训团练,保卫乡土。不久广东来的太平天国军攻陷丰城,知道樟树镇的团练厉害,不敢来犯,整个地区幸获保全。后来曾祖父升任江西新淦知县。当时新淦失陷已经两年,曾祖父用水军克复县城西岸,据河扼守,乘太平军不备,渡河会合官军,一举克复新淦和临江府城,这时离他受命视事还只三个月。正要安抚地方,清廷又派后来做到两广总督的张鸣岐接替他的职务。张鸣岐刚刚抵境,谍报吉安方面有溃匪流窜,他闻讯匆忙逃走。曾祖父亲率团练五百人,迎头痛击匪军,俘虏匪徒多名,并且生擒他们的首领,余匪绕道逃走,张鸣岐这才再赶回来就任。入夜,潜伏的匪贼击杀湘军,曾祖父力促张鸣岐快去弹压查办,他不听,接连五天,被杀的湘军已达八十余人。张鸣岐惧罪,于是谎报上峰,说这事发生在他未接任前,企图把责任推到我曾祖父身上。但是湘军方面仍然据实报告,张鸣岐的谎言不攻自破。

论功行赏,曾祖父应该升任监司,可是江西巡抚派人向曾祖父示意,索取一笔贿赂,曾祖父不理,巡抚恼羞成怒,于翌年转任广东前,将曾祖父牵连在新淦大狱中,弹劾罢官。幸好沈葆楨继任江西巡抚,知道曾祖父的冤屈,替他申报复职。这以后曾祖父又做过吉水、南丰、萍乡各县的知县,明慎庶狱,以德化民。吉水白沙乡积年抗不缴纳田赋,曾祖父晓父老以大义,惩罚村妇丁壮中叫嚣捣乱的人,从此革除陋规。在南丰,当地保甲倚仗财势,交结官府,占人妻女,前任官员置之不闻不问,曾祖父把他抓来痛搯,一县为之称快。早年洋人在我国传教,神父的势力很大,凡有教民跟别人打官司,神父就遍为关说,然而曾祖父不买洋人的账,一向据理立决。凡此种种,都表现出他持正不阿、勤慎严明的作风,因此他在每一处任职,都极受民众爱戴,离任时送行的络绎不绝,连被他判过刑的人也都感悟远送。

此外曾祖父更能孝友尚义。他小时候,高祖母生痔疮,他曾剜肉疗亲,果然奏效。他平时自奉俭约,但是对于施与助赈,却从不后人。《宜兴县志》上说,他捐助善款,

先后不下万金。此事虽子孙亦不得而知。

曾祖父有四个儿子，我的祖父居长。祖父讳萼，字醉园，小时候聪明颖悟，从储炳焕先生读书。他随曾祖父在江西南昌任职，应书院课试，每次都得冠军，因此文名大噪。光绪二年中举人，时人认为他的才识学问不仅为诗人文人而已，又推许他的诗为迦陵以后第一人。后来他任高邮州学正，丹徒县教谕，一生清廉自守，绝口不言贫。辛亥革命，清官吏走避一空，他把丹徒任所的礼乐器具、管钥印信一一封存，交给地方绅士典守，自己飘然回家。他的著作有《醉园诗存》廿六卷，《醉园斋白词》一卷，《阳羨唱和集》二卷，并曾分修《宜荆县志》。

二叔祖讳彬若，字次园，工诗词，才华敏妙。光绪十二年和祖父祖母的诗词合在一起，印行了一部《爱吾庐集》，另著有《次园诗存》六卷，《替竹庵词》五卷。

三叔祖讳联庚，字弋香。他是一位读书着重实际功用的人，性格机警敏锐，光绪初年以通判职銜分发湖南，负责督审局的工作，判案每能当机立断，历任按察使都很倚重他的才能。当时湖南人上北平打官司的风气很盛，有些讼师一个人到北京可以提控二三十件案子，因此光是湖南一省的京控，一年就达三百余件。北平湖南距离遥远，交通不便，被提往北平受审的人，旅途客死、监狱瘐毙的不计其数。三叔祖为了改良风气，革除苛政，力请巡抚卞宝第下令重案仍由省鞫，一般案件则请巡抚亲自审断。这样一来，湖南的京控案件立刻减少到每年不及十起。

三叔祖在湖南做了二十年的官，先后任过桂阳知县，凤凰厅同知，湘潭知县；所到之处，政绩昭彰。凤凰厅的民众为他立长生牌位，祀在当地的傅公祠里。他对于审案断狱，最具特长，湘西一带流传着许多他昭雪冤屈的传奇性故事。宁远有某甲和某乙有世仇，某乙将铜便顶和带钩秘密埋藏在附近山谷，某甲耕田掘了出来，乙便诬称是他康熙年间的远祖某生员的殉葬之物，因此控告某甲盗坟。按照清律，盗坟要判死刑。当地知县刑逼某甲认了罪，案子送到三叔祖处，他根据《学政全书》，指出便顶服制是在雍正朝代才有的，康熙年间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，揭穿了某乙的谎话，同时也救了某甲的一条性命。在武陵县，有两家人先争田后来控告谋杀，甲的田契是康熙年间发给的，乙的田契则发于雍正朝，知县把田地判给乙，不久甲再控告乙谋杀了他的儿子，知县用刑，将乙屈打成招。三叔祖审理这桩案子，他立刻指出两次断狱全属错误，因为根据《赋役全书》，雍正年间田契已改为印纸，所以断定乙的田契伪造；此外甲控乙将他儿子强按水中淹死，三叔祖一查那孩子身上并无撑拒捆绑的痕迹，同时水塘距离乙家很近，他认为谋杀仇人之子，决不会引到自家附近，于是他审定这死尸不是甲的儿子，而是他人自溺，其结果，竟然完全正确。

三叔祖晚年宦途不很满意，后来又罢了官，因为没有钱，回不了家乡，死在湖南，连殓葬的费用都筹不出来。

祖母储慧，字啸凰，是祖父业师储炳焕先生的女儿，自幼读书，深明大义；闺中喜





1928年，徐悲鸿绘制的他印象中的父亲徐达章像。

祖父生两子两女，伯父南笙公讳兆兰，在晚清至民初的词坛上颇负声名，存有《青藜庵诗词集》，这里录下他的词二首：

蝶恋花

忆昔儿家楼上住，邂逅君来，楼下开朱户。巫峡峰高云不渡，声声步履关心数。众里相逢频笑语，道是无情，心比秋莲苦。可奈今生缘已误，明珠和泪还君去。

记得仙源同饮宴，手酌琼浆，含笑殷勤劝。博簪欢娱嫌夜短，灯前媚眼频流盼。别后思量千万遍，今日重逢，翻等寻常看。一缕情丝双婉转，来生愿作同功茧。

爱作诗，时有佳句。二十岁嫁给我的祖父，两人都善吟咏，志趣相投，夫妻感情弥笃。我家虽然是世家，但守寒素风，崇尚节俭。祖母和二叔祖母举凡刀匕井臼，针线诸事都要亲自操作，所以《宜兴县志》列她为才淑第二位，但却说她持家有健妇名，事亲更有孝妇声。

她督促伯父、父亲的学业非常勤恳。伯父、父亲读书读到深夜，倦极想睡，她就念几首诗词，吩咐他们写下；并且说：“我倒不是自己不会写，而是想叫你们多认识些文字的用法，久而久之，将来自己做诗做文章，就不觉得难了。”我伯父九岁能诗，便是祖母亲授。

后来曾祖母因为久病不愈，两腿瘫痪，随时需要人扶持侍候，祖母的身体虽好，毕竟日夜辛勤，过于劳瘁，她逝世时只有五十七岁。祖父敬重她的贤孝，写了将近一百首悼亡诗，祖母自己则有《哦月楼诗存》三卷刊布于世。

祖母逝世以后，祖父因为伉俪情深，始终没有续弦，仅在六十三岁时娶了一位苏州籍姨太太，负责照料他的生活起居。

两位姑母，长姑因为祖母逝世，决心不嫁，奉侍祖父；次姑则嫁同县的任氏。

祖父自光绪三年侍同曾祖父返籍，八年任高邮州学正，不久又升迁镇江府教授。他到高邮，父亲侍他同行。那时父亲已经十二岁，由于逃难时受过风寒仆跌，身体稍弱，但他勤于攻读，文章琅琅上口，而且就在那时已经开始抄存诗稿。

父亲在光绪十四年再回故乡，当时宜兴知县万肖园先生对他的学问非常赏识，他曾应全县士子考试，获得第一名。万肖园先生从此亲授学问，指示治学门径和书家运笔的方法，甚至从他的薪水中给予奖励。二十五岁，初应科举考试，县试和院试都是第一。后来又从古文大家上元顾石公先生习业，曾把《韩昌黎全集》熟读六七遍，从此学业猛进，乙巳岁试再考一等第一。然而就在那年清政府废除科举，父亲从此断了做官的念头。他兴办学校，从事著述，到七十二岁逝世为止，他为学术教育工作尽瘁四十余年。

光绪十六年，父亲二十岁，和我的母亲戴清波女士结婚。

母亲系出名门，外祖父戴裕源先生，字鉴泉，宜兴画溪里人，咸丰己未科举人，同治辛未大挑，选为广东知县，先后权知澄海、新会县事，是一位能吏。

他当澄海知县的时候，当地风俗有所谓降童，说是神降其身，大说“神话”，其实是无赖之徒跟庙祝串通，迷惑民众。他们叫民众张灯结彩，扮演戏文，不说的话，就会发生疫病，因此家家户户焚香捐钱，年年轰动全城，劳民伤财。外祖父知道这是无聊的迷信，派人把降童抓来，重重地打板子，他果然说出了个中秘密，从此把这迷信风俗全面禁绝。

同治甲戌年，日本人攻占台湾，兵船窥伺广东海口，外祖父因为澄海是潮州门户，乃在崎碌海旁建筑炮台，以备大敌。闽粤方面大吏赞叹这位江南书生居然懂得兵法。他做新会知县，当地有陈、林二族，都是住在海边以捕鱼为生的。姓林的有钱，姓陈的穷，林家侵占了陈家几十里海界，官司打了许多年，换了几位知县都不能决断。外祖父亲到现场勘察，利用县里的史乘参证土名，为他们立界，并且嘱令他们今后互不相侵。早年广东民间风气好械斗，遇有讼事官府不能公平裁判，就聚众互相争杀。外祖父所到之处，械斗总是无形地消灭，那是他公正严明、民众翕服的关系。某次澄海有同村的两族，突然反目生仇，两族建起栅栏，筑就炮台，用大炮往返轰击。外祖父听到消息，立刻邀同营将，各乘一艘炮艇，轻装减从，驶往制止。没有料到两族把关的人不但不加理会，反而发炮吓阻。外祖父屹立不动，厉声呵责他们大胆狂妄，同时晓谕他们：求福求祸，就在一念之间。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他们。再进村一看，却只剩下一些白发老翁，问起话来，都说对方的不是。又到对方据守的前村，情形依然如此，仅有一个壮汉挺身而出，侃侃争辩。外祖父说：“只怕你就是罪魁祸首吧？”转脸喝令两个衙役，把他捉住，然后向营将说：“给我两把钢刀！”营将把钢刀递给外祖父，他再吩



咐衙役说：“路上如果出事，你们给我立刻杀掉这个人，否则的话，我就砍你们的脑袋！”

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，外祖父押解壮汉刚一出门，四周立刻涌出无数壮丁，把外祖父一行团团围住，叫嚣暴跳，扑过前来要夺下那个壮汉。衙役奉命正要挥刀，那壮汉连声大叫，制止他的手下不可造次，然后他自己跪在地上向外祖父磕头，请求饶他一死，暴乱的民众也都成排地跪下，外祖父方才命令他们从此息争，把军械缴出来全部投入海中。两门互击的大炮，便载在炮艇上带回县城，结束了这场大规模的械斗。

外祖父急流勇退，年纪不到五十岁便辞官回乡，优游林泉。他离任时，县民怀念他的治绩，攀住他坐骑的辔勒不放，希望他能够继续留任。

他在宜兴家乡安享余年，因为家境富足，门第又高，晚境过得十分闲适自在。他也喜欢做诗，和我祖父是时相唱和的诗友。

蒋戴两家联姻，是当年宜兴一件盛事。母亲嫁妆里的衣服够穿一生一世，陪嫁的黄金用秤称。母亲容貌端庄，气质高贵，为人精明能干，结婚时才十七岁，处在那么庞杂的大家庭里，她能处得上和下睦，实在很不容易。

母亲小时候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但她领悟力强，且又好勤问，自从嫁到我家后，由于我父亲的指点，以后便也学会了做诗。当时我父母住在楼上，他们居室题名为“引凤楼”。我还记得父母房里挂着一幅《吹箫引凤图》，画的是男女二人并坐吹箫，天空中飞翔着一只凤凰。是何人手笔，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。《列仙传》载：“春秋时有人名萧史，善吹箫作风鸣，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，遂教弄玉吹箫，后弄玉乘凤，萧史乘龙，飞升而去。”大概父母亲因为自己都会吹箫，所以才引用这个典故，来命名所居。因此他们所唱和的诗，也名为《引凤楼诗草》。

1939年8月，父亲寓重庆沙坪坝，任教重庆大学，曾两度遭日机轰炸，他老人家以为这卷未曾印行的诗稿早已付之一炬，每每表示痛心惋惜。不料最近我为了写回忆录，整理资料，竟从箱篋中寻出原稿，以及母亲唱和作品的全部。二三十年前父亲的遗憾，到今天却奇迹般地珠还合浦；但父母逝世已久，墓木早拱，走笔至此，不禁黯然。

父亲和母亲心志相投，恩爱逾恒，读了本章末附录他们唱和的诗后，可以想见当时夫妻生活的一斑。有时我回想起当年父亲母亲在引凤楼上的那些旖旎风光，常不免悠然神往，以为可与《浮生六记》的故事先后辉映。

父亲母亲都很喜欢音乐，吹箫弄笛之外，还爱唱歌。父亲有很好的嗓子，后来还学会平剧，亲朋集会，总要请他高歌一曲。上海商务印书馆开业不久，从外国运来一批风琴发售，父亲听到消息，派人到上海买来，就放在我们的楼上。父亲母亲无师自通，弹得很好，姊姊和我大概是受了遗传和感染，一直都对音乐有兴趣，经父母亲的教授，我们儿时便会弹钢琴了。后来我到欧洲一住多年，也曾拜师学过提琴和钢琴。

早先中国歌曲很少,父母亲所唱的歌,大都是日本曲调,中国歌词。

光绪十七年,也就是父母婚后的第二年,祖母储太夫人病逝。光绪十九年五月,我的大姊诞生,因为她生在五月,所以取名榴珍,又字文楣。二十年冬月底母亲又生一子,不三天便夭折。二十三年春三月十八日,我的哥哥钟灵出世,父亲非常喜欢他,手记中形容他丰面伟躯,满月时便懂得嬉笑,当年十月跟母亲到外婆家去,得了吐奶呕血的怪病,又殇。父亲曾痛心地记述:“反躬自问,不识何事获罪于天,而夺吾爱之酷也,呜呼,伤矣!”

我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二月二十九日,正巧我家东书房一棵海棠盛放,祖父为我取名棠珍,字书楣。小时候我每到东书房,便指着海棠说:“这是我的花。”三年后弟弟天麟诞生,不到两岁,竟又夭不假年。父母伤心之至,都曾做了殇子长诗,尤以母亲的八首《哭亡儿天麟》,一字一泪,沉痛万分。

在天麟弟以后,还有丹麟、润麟两弟,因此我一共有五兄弟两姊妹,只是长大成人的,仅姊姊、我、丹麟三人而已。润麟弟最小,三岁时因痘症不治。丹麟弟字景彭,小时候便懂得笃志向学,性情又温和,许多人都夸他像父亲。在校读书,对数理化兴趣很高,同时还喜爱英国文学。不幸于十九时染患肺病,辍学养病,但仍致力于国学研习,曾选辑历代名作,编了一部二十多万言的《天地间有数文字》,类别凡六:文、骚赋、诗、词、曲、小说。识者以为“搜罗宏富,抉择精严”,认为系希有之作。

丹麟并能作诗,刻图章,尤其写得一笔好字,有许多父执辈对他期望甚高,总以为像他这样好学好才,应该可以继承父亲治学的衣钵。然而他却在民国十九年病逝牯岭,得年廿六岁。自此,白发椿萱,就剩下我们姊妹二人。

我家和我同辈的兄弟姐妹一共有二十多人,在姊妹中有三个长得比较丑,我是其中之一,加以从小体弱多病,还爱夜哭,似乎不大讨人喜爱;只有父亲怜我,每在深夜,抱我绕室而行,直到我重新睡着为止。有一回祖父在家,很偶然地抱我一次,我却不知趣地在他身上遗尿,从此他老人家就不再抱我了。

童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是过年,那么大的房子,那么多的人口,过年真是令人兴奋无比之事。过年是从腊月二十四送灶开始,以后家家户户便忙着做米粉团。团子分红白绿三种,有馅,馅也分甜、咸、肉三种,色香味俱佳,人人都爱吃。此外还要做年糕、炒花生,花生一炒便是好几箩。最麻烦的是制供果,全用手工,以米粉抻捏而成,涂加彩色,做得就像鲜果一样,柿李橘桃,色色俱备,这一项工作,向例由我父亲担任。至于桃片、胡桃、酥糖,各种细果茶食,更是成批成批地买进。从前的大家庭采办年货,数量之多,那是现在所无法想像的。

大年三十,父亲伯叔们在黄昏以前,便将峨冠博带、花钗大袖的祖宗神像一一挂好。这些立轴画像,栩栩如生,孩子们看了不仅肃然起敬,而且心里更是兴奋异常,因为这时大人们乐意向我们一一介绍祖先的生平事迹,这是我们一年之中听故事的最



好时机。

祭祖的时候,红烛高烧,香烟缭绕,全家大小齐集,长幼有序,垂手肃立,由年龄辈分最长的祖父率领,开始行礼,以下顺序上前磕头,这是除夕向祖先辞年的隆重典礼。祭供完后,家人便开始吃年夜饭,吃年夜饭必须全家团圆,在外地的人,无论如何都得赶回。饭桌上,祖孙父子婆媳妯娌兄弟姊妹笑语殷殷,那是天伦之乐的最高潮。饭后,一些辈分小的,再前前后后地向长辈磕头辞年。

小辈辞年以后,接着是长辈分发压岁钱,所以我们这些小辈虽然头磕得很多,但是收入确也不少;而且当年的压岁钱不像现在,只是一个红包,每人还有一红漆盘的花生,上置各种干果和糕饼,最上面才是用红头绳串的制钱,因此有吃有用,孩子们皆大欢喜。

除夕要守夜,可是孩子们必须睡觉。守岁守到子时,该封门了,封门的任务由父亲伯叔们执行。睡觉前孩子一人一袭新衣,和寸糖糕片一起放在枕头边,母亲再三叮咛,明天元旦,一觉醒来便换新衣,吃糖糕,取其除旧更新,称心如意,步步高升。

元旦,什么时候开大门,要先查黄历,算时辰,看方向。开门也是父亲他们的事。一开门就要请利市,放鞭炮,以三牲祀天。这里的所谓三牲,是一刀肉、一条鲤鱼、一只鸡,供案摆在院子里,大人照样上香磕头如仪。从初一到初三,大门连开三天,因为要布施,发饭。白米饭一大箩一大箩地搬出去,有些人家也做无馅的米粉团发放,叫作财主团子,取其便利。来领饭的不一定是本县贫户,大多数还是逃荒的饥民。这三天里不管领饭的人有多少,土绅家里绝对不可供应不继。讨饭的人川流不息,周而复始,所以这是一笔很大的消耗。贫民或灾民把饭讨回了家,米饭晒干贮存,团子磨成粉,讨得多的,可以供应一家大小三四个月的粮食。

家里面,从元旦起算是开了赌禁,孩子们掷状元筹,玩升官图。反正大家的压岁钱很多,输点赢点都不在乎。

年三十那天必需处处打扫得干干净净,因为年初一开始不准扫地浣洗。初一起身先要磕头拜祖宗,再一房房地去向长辈拜年;年初三再向祖宗上一次供,撤下供菜,糕点照旧。年十五元宵节夜再供一次,到了正月十六方才把祖宗的神像取下收藏起来,新年欢乐,也就到了意兴阑珊的时分。

儿时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,便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,但是也有几件难忘却的往事,到现在还能很清晰地记得。

祖父的性格,刚直方正,思想守旧。辛亥革命那年,他辞官回家。七十多岁的老人,居然身体壮健如常,每天早晨,伯母、母亲带领我们去他房里请安,他老人家早已盥洗完毕,吃过早餐了,记忆中他始终没有衰老龙钟的模样。祖父最喜欢花木,因此我们家的庭院经常青葱满目,花团锦簇,每年玉兰桂花开放时,浓郁的香气,远播宅外。这两种名花的花瓣,都可以做成甘美的食品。玉兰花可以煎饼,桂花可以腌花酱,

孩子们眼望着这么好吃的花,不免馋涎欲滴。可是平时祖父将摘花悬为厉禁,直到落英缤纷时节,方才叫人摘取,亲自监督,绝对不许伤及枝桠。就这样,玉兰花和桂花瓣聚成一升一升的,分送各房,制成美食。

祖父做过清朝的官,当然他是忠于清廷的,而父亲锐意求新,清朝鼎革,许多人都把脑后那根长辫子剪掉,但父亲唯恐祖父责怪,一时还不敢剪,又怕出门在外被人笑话,迫不得已,央请母亲做了一顶法兰西式鸭舌帽,把长辫子盘在头顶,戴上帽子。后来父亲觉得麻烦,干脆把辫子剪掉了。可是在家的时候,仍旧戴上帽子,祖父以为他的辫子还盘在头上呢。

祖父对孙儿女辈一视同仁,只有我的堂兄,因为他是长房长孙,而他的亲生母亲又死了,所以一直把他带在身边,并且指定大姑母负责照料他的饮食起居。后来堂兄考取两江师范,一切费用,也都是由祖父负担。

我们家各房的兄弟姊妹很多,于是便设了一所家塾,请一位吴老师为我们授课,束脩由各房自送,并且轮流供应伙食。家塾中除了我们的八叔,和老师带来的两位路姓、任姓附读同学年龄比较大一点,其余都是七至十岁的儿童。每天在书房里大致六七小时,一人一张小桌子,咿咿唔唔地念书。我是七岁进书房启蒙,开始认方块字,描红,写九宫格,以后慢慢读《千字文》。因为父亲不赞成女孩子读那些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所以我所读的是《世说新语》、《虞初新志》那一类有故事的书。同时他又从外面买来新编的课本,请老师为我讲解。

我小时候相当顽皮,在书房里坐不住,便和一位堂妹借故溜出来,到大厅的院子里捉蜻蜓,拍苍蝇,拿来喂蚂蚁;看蚂蚁列队搬运,觉得津津有味。有时老师在睡午觉,我们便到大门口学那些小贩的叫卖声,拉开嗓子叫嚷一番,一旦被老师发现,不是挨打,便是挨骂。不过老师对待女生比较宽容,从来不打我们,倒霉的都是那些哥哥、弟弟。

在书房里读书这段时间,我一直患着疟疾,每三天发一次,六十年前治这疟疾没有特效药,宜兴的迷信,说这种病是有鬼附身,可以躲得了的。于是母亲常叫一个老女佣,在我疟疾将发前,把我背到城隍庙里去玩上几个钟头,因为据说小鬼不敢进城隍庙的;说也奇怪,有时候竟真的把病躲过去了。但是隔了不多久,它又会再发,这样时发时止,这一场疟疾整整把我折磨了三年。但从那时起,直到现在,几十年来,我就没有再害过这种病。

度过了两年多的家塾生活,到了宣统元年,父亲在家设立女子两等小学,自任校长,我便成了第一届的学生,正式进学校读书。学校设在南门大街旧书院,和家里距离很近,上课下学,都是步行来往。

念了几年书,字认得多了,我便开始看小说,而且看得很入迷。有一次在病中说



胡话，居然都会是满口的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。在十二三岁那些年，我已读了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七侠五义》等等说部，还有一部《安邦定国志》。我会用宜兴腔调念给母亲听。奇怪的是，我对于姑母的一部《红楼梦》，当时竟一点儿也不感兴趣。

宣统三年，我长姊文楣出阁，嫁给同县程伯威先生。姊夫的父亲蜚庵公讳肖琴，是宜兴的名士，文章诗词冠于一时，门人弟子不知有多少。在他六十大庆时，及门弟子为他在西沅边建一别墅，题名“雪堂”，取程门立雪之意。姊夫在民国初年毕业于复旦公学，后来又去日本留学，中英文根底都深，因为出生世家，孤高自傲，故从未出外做事，只在宜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办一所“精一中学”，在家乡颇负盛名。

宜兴旧日婚俗，自有它一套礼制。先是男家请媒作伐，如果双方家长认为合意，便将男女二人的八字送请算命先生推算，要是没有冲克，便即交换八字，也就是将生年月日时辰，写在红庚帖上，套以红纸封套，装进精制的朱漆木盒，送到对方家里，这叫下定，也叫小定。小定以后，男女的终身大事就算定规。这种方式定亲，并无年龄限制，小至指腹为姻，大至婚嫁之前，当事人是从不过问的。

男女到了结婚之年，照例还要有一次定亲，俗称大定。大定的时候，男方送往女家的有聘金、首饰、衣料等，此外还有花生几箩，桂圆荔枝核桃等干果之类无数。女家回赠男方的是新郎的衣料靴帽鞋袜等，另有鸡蛋数百乃至千枚。这些喜果喜蛋有用红绒线扎络，垂着穗子，看来十分美观。双方收到订亲的赠与，马上就把喜果喜蛋分送亲友，表示喜期已近。

婚期要选黄道吉日，由男家向女方提出请求，商议好了，双方也就密锣紧鼓地开始准备起来。结婚前三天，女家便把妆奁送到男家去。大致新房里的家具，除掉一张



徐悲鸿的父亲绘的《课子图》，前坐学子即为少年徐悲鸿。